

| 文學未來式——
側記當代文學博物館
發展論壇

| Meet Literature in
the Future Museum

文學跨界與 日常學習

The Trend of Cross-over Between Literature and Museum Education

側記：黃鈴雅（臺文館）

Q 請問所謂「改編失敗」的作品，問題是出在改編者還是原作者？例如作品本身不佳、不適合改編。

A 改編失敗這句話應該丟掉，改編某種程度就是詮釋，改編越多次越好，改編有它自己的生命，就像減肥後的你跟原來胖胖的你也不一樣。



主持人
陳昌明
國立成功大學
中國文學系名譽教授



與談人
林中力
國立師範大學
臺灣語文學系教授



與談人
耿一偉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戲劇顧問



與談人
朱宥勳
作家

文學的「跨界」是近年來頗受關注的一塊，目的是讓文學走出書本，發展出不一樣的面貌。要讓文學跨出去，則需由最根本的「教育」說起，教育範圍包括中小學、大專院校與社會教育，過往臺灣的文學教育呈現出只知李白杜甫，不知賴和楊逵的窘境，人們對臺灣文學過於陌生，更顯現出教育的重要性。即便體制內文學教育並非完全是文學博物館的責任，但臺文館可以在教育推廣上，發揮出令人期待的功能。

本場以文學博物館的跨界如何運用於教學之上，臺灣文學如何新生為題，看看在不同的教育現場，如何讓文學走出學院，走進群眾，進而向下扎根的實踐問題。林中力提出，臺灣文學是屬於臺灣人民的「動人的貨幣」，可惜現今看來，臺灣文學並不是全民共享的知識領域。熟捻表演藝術的耿一偉，指出劇場是文學重要的媒介，要走到最後，才能夠由戲劇改編回到文學原著。朱宥勳則嘗試以社群媒體創造平易近人的文學平臺，試圖跨出嶄新的一步。三位與談人分別藉由教育體制、戲劇媒介、多元介面與教育現場來談談，如何透過教育撒下文學的種子，讓臺灣文學的枝椏緩緩而生，卻百年繁茂。

文學主動出擊

林中力將教育現場分為大學、中小學、華語教育三個面向來談，認為臺文館可以跟作為學術機構的大學端合作，補充內容、昇華內涵。透過結合大學端既有的學術研究能量，以學生為主體，來執行深度的臺灣文學轉譯、文創開發等項目，甚至可以從中發掘出與其他產業結合的契機。對中小學教育現場而言，臺灣文學實際上還是一門新興科目，若想要將臺灣文學帶進教材，需要的是針對不同年齡層的文本教材開發、專家學者的解讀，從教育開始，讓臺灣文學成為我們的習慣與日常。



「文學力——書寫 LÁN 臺灣」常設展。

而看到華語教育，因應近年來的國際情勢，學習華語的外國人紛紛轉向臺灣，然而身在華語教學重鎮的臺師大，林巾力卻發現臺師大的華語課程中，絲毫沒有臺灣文學、文化相關的主題，顯現出沒有將臺灣文學放進國際視野之中的遺憾。不論是教育現場的角色、或是國際外交的主動出擊，都是臺文館升三級之後可以規劃的方向。

追劇就是追文學

臺灣文學的內涵不斷成長游移，研究如此、創作亦如此。耿一偉以自身的戲劇專業出發，認為戲劇是身體參與的文學活動，並引用卡夫卡所說的：「文學是一個民族的日記」，指出文學活動的核心，在於一個民族的語言，而民族語言可以在劇場中得到昇華。捷克獨立之後就興建國家劇院，目的是在劇場中保存民族語言的核心，正如日治時期歌仔戲保留臺語一般。在媒體世代，人們的注意力往往分散於各式媒介，大眾不一定會去看小說，但追劇可以追一整天。如何讓文學在生活中發生，戲劇就是很大的助力。

臺文館與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合作舉辦「文學劇本改編工作坊」，從讀文學文本、改寫劇本到演出，是藉由戲劇媒介將文學帶到青少年身邊。共同解構文學作品到戲劇演出、再由戲劇改編回到或再創文學，正是工作坊的目的。利用青少年熟悉的模式來解釋和再詮釋，當文學作品不再侷限於書本與文字，而是由多媒體與視覺效果去呈現與理解，會更容易融入青少年的生活之中，近年來數部由文學改編為電視劇、電影的作品，掀起臺灣文史相關的討論熱議，甚至帶來觀光效益，從文學改編影視作品，配合文學地景，最後回歸文本，期許文學得以往復相承。不過如此的工作模式並非是短期內一蹴可幾的目標，而是需要長遠地去構築、形塑整個臺灣文學與藝術教育的樣貌，從而發展出獨具臺灣特色的文學生態。

我們與文學的距離

朱宥勳則以自身參與臺文館常設展的策展經歷，結合臺灣文學主題網路社群的經營方式，提出臺灣文學推廣所面對的問題。在協助臺文館常設展時，面臨到文學與展示的難以兼顧。文學的基礎活動在於閱讀，但展示必需考量到觀看的感受。觀眾對臺灣文學的陌生，也造成展示文案撰寫的困難。由文學策展的困難，進而去思考、認知到臺灣文學的根本問題，朱宥勳指出，對臺文館而言，於讓展覽來涵蓋教育工作，本身並不合理，因為教育需要在教育現場完成，而非在展場上。



「博物館文學跨界的教學趨勢」綜合座談現場。

朱宥勳以社會與學校兩大教育場域來說明，對於已經離開校園的社會大眾，較難接觸到有系統的知識管道。學習應該是不分年紀，若臺文館能編制新媒體，並以長遠計畫補足匱乏的社會教育資源，亦是可考慮的發展方向。朱宥勳自言曾在疫情期間，在社群軟體連結到多位作家學者一同開講臺灣文學史。社群軟體是一個小小的平臺，若是臺文館能夠連結、創造更大的舞臺，提供相應的支持，想必會造成更大的效果。

學校教育中，同樣迫切需要臺灣文學素養，朱宥勳說道，108 課綱調整文言文比例之後，需要更多的臺灣文學課文加入。在過往建立的教育系統之下，總是以中國文學的框架來看臺灣文學，導致臺灣文學本身脈絡與教育系統產生衝突。再加上第一線教師與教科書廠商的臺灣文學素養也往往不足以教授相關課程。教育需求是臺文館發揮的契機，面臨課綱改革，包括學習歷程檔案、教師授課等，第一線的焦慮跌跌撞撞地浮上檯面。朱宥勳建議，臺文館能不能藉機支援教育現場的需要，針對中小學教育對症下藥，在細微之處提供給臺灣文學的養分，雖然可能不會這麼快回收成果，但有推動就會有成效。

讓臺灣文學成爲我們的日常

如何讓臺灣文學與日常生活產生連結，主持人陳昌明則自身經歷回應，過去在擔任成大華語中心主任時，即大幅度地增添教材的本土內涵，並認為本國文學概論應該有一半的臺灣文學；也同意臺灣在劇本創作的缺乏，約十年前，文學獎的劇本獎項乏人問津，如今大專院校文學獎的劇本評選，開始出現許多專業的作品，如果能夠長期推動劇本創作，確實是令人期待的開展方向。

「讓臺灣文學成爲我們的日常」林巾力如是說，什麼是日常？日常是食衣住行、是喜怒哀樂、是每日浮光掠影的碎片、是那些轉瞬而過的稀鬆平常。臺灣文學所訴說的，是你我的故事、根植於臺灣社會的文化土壤之中，在社會變化迅速、人們與科技之間的界線不斷地消融、重組之際，臺文館在升格後如何在既有的基礎上繼續邁向未來，讓臺灣文學成爲我們的日常，是論壇結束後臺文館持續挑戰的目標。

